

十三經

十

三

經

春秋正義序

唐孔穎達著

夫春秋者。紀人君動作之務。是左史所職之書。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。順四時而治萬物。四時序。則玉燭調於上。三才協。則寶命昌於下。故可以享國永年。令聞長世。然則有爲之務。可不慎與。國之大事。在祀與戎。祀則必盡其敬。戎則不加無罪。盟會協於禮。興動順其節。失則貶其惡。得則褒其善。此春秋之大旨。爲皇王之明鑒也。若夫五始之目。章於帝軒。六經之道。光於禮記。然則此書之發。其來尚矣。但年祀緜邈。無得而言。暨乎周室東

遷。王綱不振。楚子北伐。神器將移。鄭伯敗王於前。晉侯請隧於後。竊僭名號者。何國不然。專行征伐者。諸侯皆是。下陵上替。內叛外侵。九域騷然。三綱遂絕。夫子內韞大聖。逢時若此。欲垂之以法。則無位。正之以武。則無兵。賞之以利。則無財。說之以道。則不用。虛歎銜書之鳳。乃似喪家之狗。旣不救於已往。冀垂訓於後昆。因魯史之有得失。據周經以正褒貶。一字所嘉。有同華袞之贈。一言所黜。無異蕭斧之誅。所謂不怒而人威。不賞而人勸。實永世而作則。歷百王而不朽者也。至於秦滅典籍。鴻猷遂寢。漢德旣興。儒風不泯。其前漢傳左氏者。有張蒼。

賈誼尹咸劉歆。後漢有鄭衆。賈逵服虔。許惠卿之等。各爲詁訓。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。此乃以冠雙履。將絲綜麻。方鑿圓柄。其可入乎。晉世杜元凱。又爲左氏集解。專取丘明之傳。以釋孔氏之經。所謂子應乎母。以膠投漆。雖欲勿合。其可離乎。今校先儒優劣。杜爲甲矣。故晉宋傳授。以至于今。其爲義疏者。則有沈文阿。蘇寬。劉炫。然沈氏於義例粗可。於經傳極疎。蘇氏則全不體本文。唯旁攻賈服。使後之學者。鑽仰無成。劉炫於數君之內。實爲翹楚。然聰惠辯博。固亦罕儔。而探賾鉤深。未能致遠。其經注易者。必具飾以文辭。其理致難者。乃不入

其根節。又意在矜伐。性好非毀。規杜氏之失。凡一百五十餘條。習杜義而攻杜氏。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。非其理也。雖規杜過。義又淺近。所謂捕鳴蟬於前。不知黃雀在其後。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。晉人敗狄于箕。杜注云。卻缺稱人者。未爲卿。劉炫規云。晉侯稱人。與穀戰同。案穀戰在葬晉文公之前。可得云背喪用兵。以賤者告。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。非是背喪用兵。何得云與穀戰同。此則一年之經。數行而已。曾不勘省上下。妄規得失。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。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。以公姑姊妻之。杜云。蓋寡者二人。劉炫規云。是襄公之姑成。

公之姊只一人而已。案成公二年。成公之子公衡爲質。及宋逃歸。案家語本命云。男子十六而化生。公衡已能逃歸。則十六七矣。公衡之年如此。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。計至襄二十一年。成公七十餘矣。何得有姊而妻庶其。此等皆其事歷然。猶尚妄說。況其餘錯亂。良可悲矣。然比諸義疏。猶有可觀。今奉勅刪定。據以爲本。其有疎漏。以沈氏補焉。若兩義俱違。則特申短見。雖課率庸鄙。仍不敢自專。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。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。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。對共參定。至十六年。又奉勅。與前脩疏人。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

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。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。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。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。對勅使趙弘智。覆更詳審。爲之正義。凡三十六卷。冀貽諸學者。以裨萬一焉。

春秋正義序

春秋正義序考證

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阿○

臣浩

按南史文可吳興武

康人沈峻子也監本作文何非

臣召南

按各經注疏

及釋文俱訛作沈文何陳書及南史儒林傳俱言文
阿治三禮三傳撰經典大義十八卷隋志載文阿撰
左氏義略二十五卷今依史改

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○

臣召南

按唐志亦云春秋正

義三十六卷今本分爲六十卷不知始於何時

臣浩

按唐志云孔穎達楊士勛朱長才奉詔撰獨脫谷那
律一人當以此序正之

春秋正義序考證

春秋左傳

晉杜氏著

唐陸德明音義

孔穎達疏

春秋左氏傳序

音義

陸曰。此元凱所作。既以釋經。故依例音之。本或題為春秋。

左傳序者。沈文阿以

疏

正義曰。此序題目。文多不

為釋例序。今不用。

同。或云春秋序。或云左氏

傳序。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。或云春秋左氏傳序。今依

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。並云春秋左氏傳序。今依

用之。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。後人移之於此。且有

題曰春秋釋例序。置之釋例之端。今所不用。晉太

尉劉寔。與杜同時人也。宋太學博士賀道養。去杜

亦近。俱為此序作注。題並不言釋例序。明非釋例

序也。又晉宋古本。序在集解之端。徐邈以晉世言

五經音訓為此序作音。且此序稱分年相附。隨而

解之。名曰經傳集解。是言為集解作序也。又別集

諸例。從而釋之。名曰釋例。異同之說。釋例詳之。是

其據集解而指釋例。安得為釋例序也。序與敘音

義同。爾雅釋詁云。敘。緒也。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

抽緒。孔子爲書作序。爲易作序。卦。子夏爲詩作序。故杜亦稱序。序春秋名義。經傳體例。及已爲解之意也。此序大略。凡有十一段。名義。以春秋是此書大名。先解立名之由。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。明史官記事之書。名曰春秋之義。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。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。必須記事之義。自韓宣子適魯。至舊典禮經也。言周史記事。褒貶得失。本有大法之意。自周德既衰。至從而明之。言典禮廢缺。善惡無章。故仲尼所以脩此經之意。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。至所脩之要故也。言丘明作傳。務在解經。而有無傳之意。自身爲國史。至然後爲得也。言經旨之表。不應須傳。有通經之意。曰其發凡以言例。至非例也。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。自故發傳之體有三。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。言仲尼脩經有五種之例。自推此五體。至人倫之紀備矣。總言聖賢大趣。足以周悉人道。所說經傳理畢。故以此言結之。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。至釋例詳之也。言已異於先儒。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。自或因春秋之作。下盡亦無取焉。大明春秋之早晚。始隱終麟。先儒錯繆之意。○賈逵太史公十二諸侯年

表序云。魯君子左丘明作傳。據劉向別錄云。左丘明授曾申。申授吳起。起授其子期。期授楚人鐸椒。鐸椒作抄撮八卷。授虞卿。虞卿作抄撮九卷。授荀卿。荀卿授張蒼。此經既遭焚書。而亦廢滅。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。於壁中得古文。逸禮有三十九篇。書十六篇。天漢之後。孔安國獻之。遭巫蠱倉卒之難。未及施行。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。皆古文舊書。多者二十餘通。藏於秘府。伏而未發。漢武帝時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。光武之世。議立左氏學。公羊之徒。上書訟公羊。抵左氏。左氏之學不立。成帝時。劉歆校秘書。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。歆大好之。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。與歆共校傳。歆略從咸。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。初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。學者傳訓詁而已。及歆治左氏。引傳文以釋經。轉相發明。由是章句義理備焉。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。親見夫子。而公羊穀梁在七十。二弟子後。傳聞之與親見。其詳略不同。歆數以問向。向不能非也。及歆親近。欲建立左氏春秋。及毛氏逸禮。古文尚書。皆列於學官。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。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。歆因移書

於太常博士。責讓之。和帝元興十一年。鄭興父子及歆。創通大義。奏上。左氏始得立學。遂行於世。至章帝時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。以抵公羊穀梁。帝賜布五百匹。又與左氏作長義。至鄭康成。箴左氏膏肓。發公羊墨守。起穀梁廢疾。自此以後。二傳遂微。左氏學顯矣。

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



人臣奉主。品目不同。掌事曰司。掌書曰史。史官記事。

爲書立名。以春秋二字爲記事之書名也。○正義曰。從此以下。至所記之名也。明史官記事之書。名曰春秋之意。春秋之名。經無所見。唯傳記有之。昭二年。韓起聘魯。稱見魯春秋。外傳晉語。司馬侯對晉悼公云。羊舌肸習於春秋。楚語。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云。教之以春秋。禮坊記云。魯春秋記晉喪曰。殺其君之子奚齊。又經解曰。屬辭比事。春秋教也。凡此諸文所說。皆在孔子之前。則知未脩之時。舊有春秋之目。其名起遠。亦難得而詳。禮記內則。稱五帝有史官。既有史官。必應記事。但未必名爲春秋耳。據周世法。則每國有史記。當同名春秋。獨言魯史記者。仲尼脩魯史所記。以爲春秋。止解仲尼所脩春秋。故指言魯史。言脩

魯史春秋以為
褒貶之法也。

記事者以事繫日。

音義

繫工帝反。

以日繫

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。

音義

別彼

疏

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之法繫者以下綴

事繫日。月統日。故以日繫月。時統月。故以月繫時。年

統時。故以時繫年。所以紀理年月遠近。分別事之同

異也。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。二年秋八月

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。是事之所繫。年時月日

四者皆具文也。史之所記皆應具文。而春秋之經文

多不具。或時而不月。月而不日。亦有日不繫月。月而

無時者。史之所記日必繫月。月必繫時。春秋二百四

正。何以可知。仲尼無以復知。當是本文自闕。不得不因其闕文。使有日而無月。如此之類。蓋是史文先闕。未必後人脫誤。其時而不月。月而不日者。史官立文。亦互自有詳略。何則。案經。朝聘。侵伐。執殺。大夫。土功。之屬。或時或月。未有書日者。其要盟。戰敗。崩薨。卒葬。之屬。雖不盡書日。而書日者多。是其本有詳略也。計記事之初。日月應備。但國史總集其事。書之於策。簡其精麤。合其同異。量事而制法。率意以約文。史非一人。辭無定式。故日月參差。不可齊等。及仲尼脩改。因魯史成文。史有詳略。日有具否。不得不即因而用之。案經傳書日者。凡六百八十一事。自文公以上。書日者二百四十九。宣公以下。亦俱六公。書日者四百三十二。計年數略同。而日數向倍。此則久遠遺落。不與近同。且他國之告。有詳有略。若告不以日。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。如是。則當時之史。亦不能使日月皆具。當時已自不具。仲尼從後脩之。舊典參差。日月不等等。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。皆使齊同。去其日月。則或害事之先後。備其日月。則古史有所不載。自然須舊有日者。因而詳之。舊無日者。因而略之。亦既自有詳略。不可以爲褒貶。故春秋諸事。皆不以日月爲例。

其以日月爲義例者。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。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。公子益師卒。傳曰。公不與小斂。故不書日。桓十七年冬十月朔。日有食之。傳曰。不書日。官失之也。丘明發傳。唯此二條。明二條以外。皆無義例。旣不以日爲例。獨於此二條見義者。君之卿佐。是謂股肱。股肱或虧。何痛如之。病則親問。斂則親與。卿佐之喪。公不與小斂。則知君之恩薄。但是事之小失。不足以及貶人君。君自不臨臣喪。亦非死者之罪。意欲垂戒於後。無辭可以寄文。而人臣輕賤。死日可略。故特假日以見義也。日食者。天之變。甲乙者。歷之紀。朔是日月之會。其食必在朔日。是故史書日食。必記月朔。朔有甲乙。乃可推求。故日有食之。須書朔日。日與不日。唯此而已。日與不月。傳本無義。公羊穀梁之書。道聽塗說之學。或日或月。妄生褒貶。先儒溺於二傳。橫爲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。故杜於大夫卒例。備詳說之。仲尼刊定。日無褒貶。而此序言史官記事。必繫日月。時年者。自言記事之體。須有所繫。不言繫之具否。皆有義例也。春秋感精符曰。日者陽之精。耀鬼光明。所以察下也。淮南子曰。積陽之熱氣生火。火氣之精者爲日。劉熙釋名曰。日實也。光明盛實。是說日之義。